

經部

春秋究遺卷五

左庶子葉酉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繼弑君不書即位說詳桓元年公即位下胡氏謂內無所承上不禀命非也十二公皆不請命于天子昭公亦不承國于先君何獨于此而譏之

齊人救邢

齊人渾舉之詞辨詳隱二年莒人入向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傳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

之公羊註時慶父内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强齊恐

為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奉閔公托齊桓為此盟下

書歸者使與君同致其說與左氏異按經文上書盟于落姑下書季子來歸則季子之歸在盟後審矣且必無與君同致之理何休之說不足信但當慶父弑般之後若友方出奔在外則閔公以九齡藐孤煢煢在疚孰能奉之出會伯主而為國計者故吳氏澂疑必會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于國如衛之石碏者密告伯主請復季友其說似得其實然猶有未盡者慶父專權自恣請復季友本非其心之所願使密告伯

主而彼不預聞則愈足以中其忌而沮其事不難矣雖欲季友之歸也得乎是時莊公甫薨遺澤在人諸臣不盡慶父之黨誠有如吳氏所云不當權而忠于國者意必偽托僚誼設辭以誘之謂季才而弱且兄弟至親復之可藉以靖國人以此説慶父于是慶父惡貫既盈天奪之鑒或遂信以為得計而不疑耳其後閔復被弒魯勢更危使于此無人焉以大義激衆怒同聲疾呼如水火之不可犯慶父何遂至于出奔

僖公恐亦難以入立此皆國猶有人之效也魯之所以危而復安者其以此也歟不致者特會參盟例不致先儒因夾谷黄𡵨諸盟會皆致遂疑魯與齊壤地相接屢相侵伐故凡與之會盟皆致果如其説此與宣元年會齊侯于平州何皆不致乎蓋特會參盟書至者以有戒心故此與平州之會無戒心故不致從恒例也

季子來歸

按傳稱成季奔陳經第書其歸而其出不書者聖人
心在天下凡大夫出奔必書者以當時諸侯政刑不
綱至使股肱一體之人往往為事勢所廹而不安于
其位即此足以徵世變焉故謹而誌之葢為天下之
大局誌非徒為此㨟墳墓背桑梓一人之身家誌也
魯至莊公之末先君甫薨嗣子被弒世變莫甚于此
季友因君弒國亂而出奔是其奔乃君弒之餘事耳
世變之甚者書其餘事可以概之故季友之出奔不

書者所謂春秋舉重也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其時糾來奔魯史未有不書者而聖人削之即此義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其異于季友之不書出奔者宋萬慶父二人皆弒逆之賊春秋以其出奔為失刑也故書以示譏不得執彼以疑此然則來歸之文不嫌于無所起耶是殆不然聖人因史作經以垂教萬世非為魯國脩史也其事之首尾聖人以為不必備者以有魯史在耳其後魯史不傳必三家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固聖人之所不及料者也此既書來歸則前

之出奔不待言如糾之來奔不書而書公伐齊納糾固亦不嫌于文之無所起也何獨于此而疑之季友不名者當時魯國幾亡季友歸國勢乃危而復安于是國人皆有喜出望外之意夫子篤于父母之國雖生百數十年之後而與生當其時者有同情焉故其津津于筆削之間者蓋據國人以為文國人固不可以名大夫也下書齊仲孫來明年又書齊高子來盟齊大夫之來皆不名義與此同稱子者單季字不成

文又不可云我季也故稱季子大夫歸例書自某國而落姑之請復季友傳稱公待之于郎則其歸也乃見公于郎之後自郎來歸故不書自陳也

冬齊仲孫來

按仲孫之來齊侯使之也不書齊侯使者先儒謂齊侯使來覘國其說恐不確蓋魯為東方之望國齊桓本欲寧其難而親之以示救災恤隣之義湫之來魯實省難非覘國也迨聞仲孫言其難未已乃不免動

其覬覦之心萬一乘其危而取之于巳未為不利此伯者之所為假之也然當其使仲孫來之時固無取魯之意安得遽以覘國疑之仲孫承桓公取魯之問能以魯秉周禮勸其君以霸王之器其為功于魯者甚大于是魯人喜之故書法與下齊高子來盟同其說詳具彼下不以子稱者仲孫複氏文當然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蓋齊人迫而遷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按禮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禘吉祭也莊公喪制未闋行之太早又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譏其曰于莊公者穀梁所為在三年之中未可以稱宮廟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義見隱公十一年公薨下慶父縊緣臣子之義仇既復矣而閔不書葬何也魯為慶父立後非所以

恃不共戴天之人故仍從仇未復之例以病季子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杜註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先儒謂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皆非也書夫人未有不書其氏者文姜不書氏著其為夫人以正其罪耳哀姜殺子單書夫人不足以著其罪也故從恒辭書氏豈謂其罪

之較輕于文姜哉其不孫于齊而孫于邾者蓋知齊桓之怒其淫行而懼其討也邾附于齊夫人齊女故欲暫托以免禍

公子慶父出奔莒

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按叔牙酖而書卒慶

父縊不書卒何也慶父之罪浮于叔牙曾不正其罪而誅之且為之立後失刑甚矣故第以出奔書而閔公不書葬皆所以罪季友不明于瀦宮滅親之義而寛亂賊之誅也

冬齊高子來盟

按高子不書齊侯使者胡氏謂權在高子非也齊桓既聽仲孫之謀務寧魯難而親之矣至是閔公雖復被弑而夫人孫慶父奔天去其疾矣桓雖欲取魯其

勢恐亦有所不能故高子之來盟公羊稱其將南陽之甲立僖城魯其與存恤邢衛之事何以異扶危定傾此齊桓所以為五伯之盛也豈如胡氏云云哉其所以不書齊侯使者蓋據國人以為文故高子仲孫皆不以名見使書齊侯使則上下衡決不成文理矣所為聖人之情見乎辭有欲贅一辭而轉無以見其情者安得以權在高子之說為解且合前後文觀之元年秋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下即繼之曰季子來

歸則並季子之歸且以為職桓之由况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二子之大有造于魯者夫孰非桓公為之乃因其取魯一間專文致其秉人之危以為利之罪遂若存魯之功毫于桓公無涉皆由昧于聖經所以不書齊侯使之故耳豈不謬與

十有二月狄入衛

不書滅者衛旋滅旋復若以滅書則與滅而不復者無以別矣

鄭棄其師

杜註鄭伯素惡高克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不目鄭伯者胡氏謂君臣同責非也惡其臣而棄其師失為國之道矣故以國書不稱爵者義不關乎其爵也

春秋究遺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究遺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春秋究遺卷六

左庶子葉酉撰

僖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傳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劉氏炫曰去年八月閔公遭弑僖公即自邾入事已粗定不應猶以公出故不行即位之禮也按劉氏駁傳甚確但謂不行即位之禮

猶循習舊說辨詳桓元年公即位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按春秋書救前必書伐獨是年前並不見狄伐邢而書救邢者蓋邢與衛壤地相接今狄既入衛勢必及邢故預為出師以救之是時狄尚在衛故三師次于聶北以為聲援于是狄不敢逼而邢遂得自遷于夷儀者皆此一次之力也先儒乃譏其救邢之不速其說非然則其救邢而不救衛何也衛懿不道國亂

民散狄至則潰赴告不及非齊之厚于邢而薄于衛也惟懲衛之滅愈不得不急于救邢耳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傳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按此時狄尚在衛故邢得奔師若邢已被圍則乘其潰而攻之無噍類矣雖欲遷可得乎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覆舉三國穀梁傳美齊桓之功非也齊桓之功豈必
覆舉三國而後為美哉杜註一事而再列三國于文
不可言諸侯師故亦非也諸侯之師于文何不可之
有葢齊之救邢原無意于城邢也邢既遷乃帥諸侯
以城之是救邢與城邢自兩事也兩事故再列三國
若城緣陵則鹹之會原以淮夷病杞為謀遷都以避
之一事也故前目後凡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喪歸僖公
請而葬之張氏洽曰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誅其罪而
以喪歸齊可知矣胡氏謂歸之于魯謬甚誠歸于魯
矣何至十二月復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乎

楚人伐鄭

傳鄭即齊故也楚不稱荆而稱楚人自此始其說具

莊公十四年荆入蔡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傳謀救鄭也張氏洽曰楚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以謀之蓋楚方强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按經凡書敗某師皆因其來侵而敗之此必邾來侵魯公因敗之于偃耳左氏語焉不詳不必曲為之觧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莒人來求歸慶父之賂而以兵至公子友敗之于酈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按此戰曲在莒春秋以季友主此戰胡氏謂譏其不能諭以詞命非也凡魯與外諸侯戰皆以魯主兵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註不稱姜鈌文其說非也夫人為齊所殺故不書姜蓋絶之于齊不以夫人累桓公也不去氏嫌與文姜同文彼義關乎夫人故去姜氏此義不關乎夫人故不獨書夫人也然則前書夫人姜氏薨于夷何以

不去姜桓公大義滅親以其喪歸既絶夫人于魯矣故不復絶之于齊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望溪先生曰齊桓城三國屬辭各異城楚丘則命魯獨城之而諸侯不與也當是時陳鄭廹于楚宋曹既同城邢之役而齊宋復謀會江黄惟魯以内難凡役皆不預故至是使獨任楚丘之役也楚丘衛地而與城内邑同文何也春秋于會遇盟戰之地皆不係以

國蓋職方具在書某地則知為某國必如彭城之披于楚虎牢之戍于晉而後還係之宋鄭耳胡氏安國曰城楚丘畧而不書城邢詞煩而不殺何也衛人渡河野處其國已亡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其國未滅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辭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按衛懿不道國亂民散狄至則潰赴告不及齊本未嘗出師以救之也故不書救衛既亡其遺民聚于楚丘而作邑焉不

可以言遷也故不書遷若邢則未被狄師桓公懲于衛之事預為出師以救之既救而遷其事本詳非聖人有意詳之也城楚丘而衛國忘亡城夷儀而邢遷如歸皆所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豈可以軒彼而輕此哉胡氏之說適見其鑿而已矣城夷儀言城邢城楚丘不言城衛者上無遷于楚丘之文則當其城時楚丘尚非衛之國都也故不言城衛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傳晉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賂故也按虞起師在前故首虞非以其賂也書滅者下陽遠晉而近虞晉既不能越虞而有其地又惡虞之有斯土也于是肆其殺掠使一邑之民人畜産蕩然無存蓋下陽實爲二師所滅晉欲滅下陽而虞從之者虞公貪殆啗之以鹵獲故春秋安得不以滅書滅者剗其迹使之泯然而不復

有所留遺之謂故伐人之國而夷其宗社者曰滅言天下從此遂不復有是國也邑之所以不言滅者奪彼之所有而歸之于此其邑固自在也今下陽既經殘破蕩為丘墟天下亦從此遂不復有是邑矣故謂之滅滅猶言屠也先儒乃謂下陽虢之塞邑下陽舉而虢亡矣故書滅果如其說則晉之滅虢當即在滅下陽之後何必待再舉而始得志乎不書伐虢者滅下陽之罪大擅兵伐國聖人又以為不足書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傳服江黄也胡氏安國曰荆楚天下莫强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江黄來定盟則楚國失其右臂矣

按江黄小國其力不足以撓楚齊桓徒貪服逺之名而聽其來盟究何嘗得其毫髪之力而二國遂以此中楚人之忌而滅亡之禍其端巳兆于此矣胡氏之說以當日之事勢論之恐不確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一時言不雨者悶雨也悶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徐稱人者徐之去王畿不甚遠猶在禹貢侯服内外尚書所謂徐戎者謂徐地之戎非以徐為戎也故春

秋于此年取舒十七年伐英氏昭五年伐吳皆稱人
昭四年會申楚人執之三十年奔楚皆稱子獨僖公
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及文七年伐莒只稱徐先
儒遂謂以號舉其說非也文七年伐莒謂其侵犯中
國故春秋復狄之已無解于取舒伐英氏之以人稱
矣至僖十五年甫當齊桓伐厲救徐之後而楚人敗
徐于婁林亦謂春秋以其僭王故以號舉于義尤不
可通春秋之于徐原未嘗以號舉其敗于婁林不稱

人者蓋以齊之所救者徐而即為楚之所敗故特以敗徐書使與伐徐救徐同文以著齊之不能制楚也其伐莒不稱人者則與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同為赴告所不及傳聞略不得不為此槩舉之詞耳豈曰貶之云乎舒楚黨徐取之為齊通伐楚之路也取為附庸不絶其祀故不書滅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傳謀伐楚也按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而江黄獨不與蓋管仲因江黄近楚而遠齊若與于伐楚之役恐楚人就近蹂躪之或不及救則適足以速江黄之禍故姑令勿與然二國雖不與伐而去年盟于貫今又與之會于陽穀終不免中楚人之忌于是十餘年間二國遂皆為楚所滅此固事勢之所必然者也楚

且不能庇許而卒見滅于鄭而齊顧欲庇江黄而使不為楚所滅也豈可得哉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公羊傳莅盟者何往盟于彼也時公不會陽穀齊侯使人來請尋盟故公使季友往莅之

楚人伐鄭

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汪氏克寛曰楚師三至鄭齊桓不救而孔叔謂其勤我者

蓋知其會于檉盟于貫會于陽穀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

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及諸侯盟接蔡自獻舞以來屈服于楚故桓公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也未可以蔡姬之事累之遂者繼事之詞而有歸重之意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楚而不責以僭王之罪者楚强恐其不服則勢不可已而戰又難保其必勝故第以苞茅不貢責之使其名之可受也此其所以為伯者歟

夏許男新臣卒

名陵地屬潁川密邇于許許男以疾而歸卒于其國也穀梁之說固非胡氏好為苛論尤不近人情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不稱楚子使者杜註權在屈完非也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豈獨屈完一人為權之所在乎蓋楚僭王之國為王法之所必誅齊桓彈十餘年之經營聯八國之師深入其境宜

乎明正其罪惟力是視務復周室之班爵而後已乃請盟之使一來而問罪之師即退亟亟焉止圖了一時之局于彼淫名以干不祥者毫髮無所損故特書楚屈完來盟聖人若曰是楚之屈完也而乃與之從容于尊俎間乎蓋著僭王之國之必不當與盟而義不關乎楚子也若書楚子使則與齊侯使國佐同文而習其讀者或弗之察矣豈權在屈完之謂哉國佐稱如師而此曰來盟者上書齊侯使則下書如師據

彼以爲文也上不書楚子使則下書來盟據此以爲文也先書來盟于師原屈完之意後書盟于召陵指實盟之所其辭繁而不殺總以病齊桓之不能卒伸大義于天下也然則齊桓于此使不受楚盟果能服楚俾自去其僭號而從周班稱子乎是時楚氛正熾桓公非能爲湯武之所爲者若遽加楚以大惡之名而欲其降以相從則兵連禍結其勢萬難以得志故草草了局茍可藉口即斂師而退所爲知己知彼最

合事宜然使湯武處此未有不正其僭王之罪者此五伯所以為三王之罪人也聖人安得不變文以譏之

齊人執陳轅濤塗

按左氏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遇敵懼不可用也桓公說執轅濤塗公羊傳則謂桓

公諾轅濤塗還師濵海而歸陷于大澤因執轅濤塗疑公羊之説得之若如左氏之説則仍出陳鄭而歸矣何至伐之侵之若是之甚耶稱齊人者執諸侯大夫例稱人義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下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傳討不忠也杜註以濤塗為誤軍道程子曰齊命也伐楚之役江黄不預且以其國近于陳故令伐陳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黄逺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前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傳叔孫戴伯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獻公既立太子申生後又嬖驪姬而欲立其子奚齊因外嬖梁五東關嬖五之譖使申生居曲沃姬又譏之公殺其傅杜原欵太子縊于新城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按左氏傳稱申生四年十二月縊于新城經書五年春杜註從告正義實以去年死告稱令年殺據此則似左氏所謂十二月乃建亥之月矣不知晉既不以太子之縊為諱而告于隣國矣又何諱于四年之十二月而必改稱五年之春

耶顧氏炎武曰晉用夏正其十二月乃周之春二月也其說確不可易但春秋本魯史其書五年春者非魯史改晉之告文也周正建子凡二三友邦必無不禀正朔之理晉雖用夏正不過其國史私以夏正記時如豳風商之諸侯以建子紀日耳其告魯之文必用周正無疑左氏博採晉史故稱四年十二月魯史承其告文故以五年春書非有異也杜註從告之說未嘗不是但其意則以傳與經時月實不合斯考之

弗詳耳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註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卒不成朝禮故係于母而曰朝其子按經文明書來朝其子其非來寧可知杜註誤以伯姬為莊公女故云云不足信也

夏公孫茲如牟

茲娶于牟卿非君命不越境故奉君命聘于牟因自

為逆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書及者公與諸侯不先行會禮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而立王子帶故齊桓率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

與盟也望溪先生曰會盟同地而再書所以別于異地也襄二十五年夏五月諸侯會于夷儀秋八月同盟于重丘是會盟異地而兩書其地者也異地者既兩書則同地者安得不再書也按會盟不同日者必再書其地不問同地異地也此史文之常惟溴梁以諸侯會而大夫盟故特變其例只書盟而不書地葢欲正其盟之失義不關乎其地也先儒或謂溴梁盟之日即會之日故不地以傳考之並不見其同日也

殆不得其解而從為之辭

鄭伯逃歸不盟

傳王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楚也故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傳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弦子不名說見莊十年譚子奔莒

下

九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冬晉人執虞公

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竒諫不聽冬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按虞虢皆滅于五年冬不書不以告也望溪先生曰武獻以下兼國若霍揚韓魏沈姒蓐黄無一見于策書者况虞虢天子之三公同姓之貴國乎其無辭以告于魯明矣然

則執虞公何以告其以執告正欲掩其滅之之迹耳

觀傳所載修虞祀歸職貢則必以小邑存其五廟可

知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人圍許以救鄭也不書救鄭者許以楚圍告援遂

者繼事之詞先儒謂有歸重之意如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莊十九年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僖四年遂伐楚十五年遂次于匡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成十三年公自京師遂會晉侯某伐秦襄二年遂城虎牢襄十年遂滅偪陽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其本意皆不在前事故謂其有歸重之意是則然矣

然亦有不盡然者如此年諸侯遂救許文七年公伐
邾取須句遂城部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
晉豈可謂其本意原在後事乎其他如文十五年齊
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
遂侵宋襄十三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昭四年楚伐
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諸所謂遂者皆踵前事而
加甚之謂與歸重意又微有别不得作一例解
冬公至自伐鄭

伐鄭救許而以伐致者望溪先生曰急服鄭也按師本為伐鄭起因楚圍許以救鄭諸侯乃移師救許是救許乃因伐鄭而及之事故仍以伐鄭致穀梁所謂後事小則以前事致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張氏洽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杜註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郳子别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傳鄭殺申侯以說于齊按申侯自楚奔鄭導鄭從楚故殺之以解說于齊也稱國以殺義詳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下殺而不去其官者凡居位而見殺者皆不去其官不以賢愚異以其為國體之所係也惟奔而位絶者乃不書大夫耳如晉欒盈鄭良霄是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傳謀鄭故也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張氏洽曰甫盟甯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人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傳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望溪先生曰王朝之卿士則稱行次大夫則稱名王臣而稱人者三子冣書名則大夫也洮與翟泉之王人則卿大夫未可知也葢洮之盟諸侯皆序翟泉之盟諸侯之大夫皆稱人而王人乃以行次書以名書非所安也故稱王人葢辭有所窮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夫人左氏傳以為哀姜然哀姜元年為齊所殺何至今日乃致公羊以為脅于齊媵之先至者不特僖公賢君不當受脅于齊而齊桓霸主亦必無脅魯以媵為夫人之理故穀梁以為成風後儒皆宗之按致者推而極之之謂言自妾而推之為夫人使之極母儀之尊也聖經文義自明解之者不察耳不稱姓氏者

穀梁傳立妾之詞其不言立者子之于母不可以立言也葢有崇奉之義焉故曰致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不書葬魯不會也

按傳稱惠王崩于七年冬經書八年十二月左氏謂王室告喪以難故緩然必無緩至一年之理高氏閌曰或者去年惠王疾不莅政世子懼難而圖諸齊故為洮之會至是而惠王始崩歟其說似得其實葢當

其會于洮之時襄王尚為世子因惠王疾勢已殆恐王子帶乘間作亂故告于齊以謀之非惠王已崩而匿喪不發也若果如左氏云云惠王已崩于七年冬王子帶以襄王母弟出入宫掖豈能匿不使聞且三年之喪大事也乃匿之至一年之久惴惴焉惟已之不得立是懼而無隱其先君之心王子帶愈得以此藉口而為變不難矣此理勢所必無之事然則惠王至是而始崩學者但信經而勿泥于傳可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公卒不書葬魯不會故公羊謂為襄公諱非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周公者以三公而兼冢宰也不殊會者宰雖尊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也宋稱子先君未葬也公羊傳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之卒有變然後書其無變而書者以君之閔之

而過于禮之常制也伯姬未嫁故不係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覆舉諸侯宰周公不與盟也再書葵丘義見五年盟于首止下胡氏之說鑿甚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在戊辰前五日公羊作甲戌自是左氏經文傳寫之誤當從公羊無疑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
作亂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穀梁傳其君之子云
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按公羊之
例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然文十五年齊昭公以五月
卒齊舍立四月被弒未踰年而稱君者稱君與稱爵
不同嗣子即位于柩前是為以子繼父之義國之臣
民烏得而不君之在嗣子不忍故踰年乃改元即位
國內稱公于他國以爵通君臣之義不待踰年始定

也然惟義有素定者從其常若立非其正義不素定將曰孰為吾君歟改元即位然後君之耳舍之為君義有素定也故書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奚齊乃立非其正義不素定方踰月而見弒于次故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卓亦義不素定乃踰年而見弒于朝既改元即位可知故書晉里克弒其君卓子立子以正之義君臣之分胥于是乎見非聖人孰能修之以上

約戴氏震說 傳稱九年十一月殺而經書十年春者其說

詳具五年殺世子申生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不書至何也蓋魯至是始屈服于伯國用五年一朝之禮外雖屈服而心實恥之故反而不告于廟也十五年不書至與此同

狄滅温温子奔衛

傳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按望溪先生謂王朝卿士稱伯者乃

伯叔之伯稱子者乃時人相尊異之稱畿内無五等之爵非伯子男之伯與子也其説確不可易此所謂温子者若如左氏傳云云則是畿内有五等之爵矣然若以尊異之稱例之則又不可蓋子而冠之以氏如單子劉子之屬其子必非伯子男之子無疑令子而冠之以邑其與子而冠之以國者無以異也若以為尊異之稱則如滕子楚子之子豈亦可謂尊異之稱乎故温子之子當與奔莒之譚子奔黄之弦子為

類不當與單子劉子為類此亦無可疑者然則先生所為畿内無五等之爵者非歟春秋邑不書滅既書滅則温當為近狄小國未必為温原之温也如為温原之温則既為狄之所滅矣至二十五年周又何得以此賜晉乎程子云以經考傳之真偽此皆當信經而不可泥于傳者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傳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

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按卓稱君者已即位也說詳九年殺奚齊下

及其大夫荀息

杜註荀息稱名者從君于昏非也宋仇牧亦名也何獨于荀息而以稱名為貶乎傳弒在九年十一月經在十年春正月說詳五年殺世子申生下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躬弑二君而不從討賊之例者殺之不以其罪也望溪先生曰春秋雖重亂賊之誅亦不使誣衆行私者得假公義以掩其惡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傳殺在冬經書十一年春者與里克弑卓同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僖公娶于齊經無明文蓋娶在即位前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楚滅弦狄滅温皆不書伐滅黄而先書伐者黄以伐告故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楚人伐黄齊桓坐視其滅亡而不救非不欲救也勢不可也葢江黄逺齊而近楚管仲早慮及之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杜註諸侯不告魯不與故不書案此役魯不與則二年城楚丘為魯獨任其役也益信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傳為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案此會既兼謀王室則諸侯戍周何以不書傳稱齊仲孫湫致之葢諸侯並不遣大夫帥師不過以戍卒付仲孫將之以往耳輕其事故不書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陽穀甯毋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傳公謹事大之禮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城緣陵不序者承上會鹹之諸侯也一事故前目後凡義見元年城邢下不書城杞者上無杞遷于緣陵之文當其城時緣陵尚非杞之國都也故書城緣陵與書城楚丘義同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按左氏傳稱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果若是則季姬此時已嫁矣内女已嫁例繫國季姬何獨不繫鄫後又何以書季姬歸于鄫此皆左氏傳所不可通者也然如公羊傳注謂魯不防正其女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則真何休所謂與禽獸無異魯秉禮之國僖公賢君斷不至此竊意季姬不繫鄫明是未嫁之稱蓋僖公既許嫁季姬于鄫矣因鄫子不朝怒而欲絶其婚然鄫

子之不朝實非敢不朝也特後期耳鄫子為人迂緩後會盟于邾為邾人所戕亦以後期故是其明証既聞僖公之怒遂遷延于防不敢入魯季姬以貞節自矢義不改適乃至防及鄫子遇而使之來朝以請罪于魯于是僖公感之仍以季姬歸鄫春秋詳書于册十六年復書鄫季姬卒皆所以賢季姬也不然内女非夫人比遇鄫子非會齊侯比兒女子桑中濮上之行何足以污簡牘哉或以季姬公宮弱質勢難遠行至防為疑不知姬以貞節自矢

義不改適其保姆宫妾之屬必有為義所激隂導其行而左右之使得至防者其事本出于一時之權後世貞女或許字而未嫁忽以貧富相耀其父母不勝其勢利之見恐不能守前議遂不得已而私奔夫家者往往而有何獨于季姬而疑之且公穀同謀請巳之說又何不難遠行至防乎後儒惑于異論妄生支節于是又有謂僖公溺愛其女聽自擇壻者展轉誣衊其得罪于名教不淺矣然則何以不書葬紀叔姬

歸于鄫其國已亡宋伯姬卒于火非常之變故會皆

遣使會葬會則書不會則不書內女卒例不會葬無

他故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註沙鹿山名服虔曰沙山名鹿山足按山足不可

言崩當以杜註為正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赴告不具故不日穀梁謂惡之非也春秋時如胕者
多矣何獨于此而惡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不書至義見十年公如齊下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遂次于匡
何氏休曰言次者譏諸侯緩于仁恩既約救徐復生

事次止又不自往而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其說非是楚人伐徐帥師者非楚君則使大夫救之而桓與諸侯駐軍近地遥為聲援何不可之有乃用此為譏議乎遂者繼事之詞而有歸重之意春秋書遂次于匡蓋與下救徐連文正著其急于仁恩而會盟之本意原在救徐也諸儒顧以救而書次即非善辭不特暗于事勢其于聖人語氣亦太憒憒矣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敖會卿故以名見諸侯之大夫謂列國之大夫
以魯大夫及之故不得不别之為諸侯之大夫也内
兵與外兵同役君卿將例書會此獨書及者會有以
此就彼之意敖與諸侯之大夫此時皆在牡丘各承
其君之命帥師自牡丘而往救徐不可以會言也故
曰及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傳伐厲以救徐也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會盟書至歸而告廟也必重其事有戒心又無所諱而後以告于廟故特會參盟不致以其事為已輕也雖重其事而無戒心亦不致故自僖十五年牡丘以前公與諸侯會盟無致者隱之盟戎不致而桓則致

者非我族類壤地相接篡立之人時懼諸侯之討而以盟戎為幸也牡丘之會致者蓋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次于匡以待之文雖以會盟歸而書至實則以戰伐歸而告廟也淮則公以滅項被執聲姜請之而始得歸所謂重其事有戒心而致也齊之盟不致與大夫會盟例不致既無戒心又以其降等屈尊諱之故不以告廟也其後蜀之盟澶淵之會不致義與此同薄宋二盟不致以主盟者楚魯頌方

以荆舒是懲借齊事以美會功則其以會楚為辱而諱之也審矣晉文嗣興首為踐土之盟而執衛侯諸侯恐懼自是伯者之會盟無不致者矣然踐土之盟不致者以盟踐土之時温之會已有期矣歸將復出故不以告廟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不致者以趙盾主盟故與及大夫會盟不致義同襄七年會鄬九年盟戲不致者鄬之會未歸而如晉故以自晉致戲之會未歸而會柤故歸自柤而後致也吳

之强諸侯皆慴焉而鄟與槖皐之會不致者吳夛行無禮雖屈伏焉而以為辱故諱之而不以告廟與會楚不致義同黃池之會與晉侯偕則致矣昭公既孫而鄟陵之盟致者諸侯去國必載主祏以行也特會參盟不致而文十七年及齊侯盟于穀書至者商人無道連年侵伐至是許盟雖好會而有戒心故致也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十二年會齊侯盟于黃十四年會齊侯衛侯于牽書至者齊魯當定公七八年

間搆兵者屢矣時以其侵軼我為懼故與之盟會皆歸而以告于廟告則書不告則不書無他故也定公八年會晉師于瓦書至者亦以伯國來救重其事而以告于廟故耳先儒乃以襃貶之義求之遂多不可通者矣本望溪先生說畧有增易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春秋為魯紀

異不為展氏紀異也若書夷伯之廟震似為展氏紀異矣

冬宋人伐曹

傳討舊怨也杜註莊十五年曹與諸侯伐宋

楚人敗徐于婁林

不曰敗徐師而第以國舉者蓋徐為齊之與國齊楚爭衡而齊所救之徐竟為楚之所敗則伯威之不足以懾楚也審矣故第以國舉蓋專為齊惜也先儒以

為狄徐誤甚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公之入也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按兵未薄其國都而逆與之戰故不書伐君重于師君見獲則師之敗績不待言矣秦舍晉君于外已而歸諸晉故不言以歸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傳隕星也按不言石隕而言隕石者星隕而後為石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言非戊申且失其日也傳風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氏友名先儒以季為字非也季本行次即賜之以為氏也友于僖有翼戴之功故生而賜氏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鄫季姬書卒賢之也與紀叔姬宋伯姬書卒義同詳

具

十四年及鄫子遇于防下

秋七月甲子公孫兹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

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按邢舊服屬于衛故自齊

桓創伯凡會盟邢皆不與至是乃自請列于會蓋不

堪衛之徵求而欲附大國以叛之也十八年遂與狄伐衛矣不果城故不書城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傳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

內滅國諱言取與內殺大夫諱言刺其義正同此獨書滅項者先儒以公方在會滅項非公意故不為季氏諱其說非也是時季友已卒其子無佚早亡行父

稚年嗣位未久滅項之事豈得歸罪季孫哉且魯至季世征伐大都皆大夫主之何獨于此惡之而不為諱也蓋魯之滅國自此始不義之事聖人尤惡其始之者故直書以例其餘焉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按婦人無外事聲姜之為此會與莊公之會杞伯姬于洮殆皆狃于

會禚會防之故事而不知其非禮也即此則文姜作

俑之罪可勝誅乎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

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

辛巳夜殯杜註六十七日乃殯按兄弟爭立同在國

都之内即彼此治兵相攻成敗之機決在俄頃必無

相持至六十餘日之理且據傳云云並無治兵相攻之事史記宮中空莫敢棺之說不足信是時宋襄方憫然而有圖霸之志故孝公甫奔宋師即出若桓公既卒其嗣子爭國至兩月之久其先君尚不及殯宋與齊相距不遠聞警必赴其定亂之師當不待十八年春早至于城下矣然經書十二月其所以與傳異者蓋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也夏時得天當時列國史册多不用周正故凡傳文採自魯史者用周正其

採自列國之史者多用夏正即如襄公十九年齊靈公卒經書秋七月傳稱夏五月夏正之夏五月正周正之秋七月是齊亦用夏時之証桓公之卒傳所以稱十月者殆以此故歟桓公以十二月乙亥卒牙與貂即内外相結潛師入宫殺羣吏之不附已者而立無虧孝公雖嘗立為太子而管仲既死其勢甚孤又變起倉卒兵力不足以相抗遂脫身奔宋羣公子皆莫敢枝梧此丙子丁丑一二日間事也越七日辛巳

而桓公殯其踰諸侯五日而殯之期纔兩日耳豈如杜註六十七日云云哉傳又稱十二月乙亥赴者葢其事本採自齊史彼亦不知其用夏正因見魯史又書十二月齊侯小白卒遂以此強相牽合耳觀其日同是乙亥則其月之本無異可知其辨更詳具五年晉殺其世子申生下

春秋究遺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究遺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春秋究遺卷七

左庶子葉酉撰

僖公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

宋襄之伐齊納孝公也傳稱桓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管仲非從君于昏者其立孝公必

有說不得以少長之序為疑傳序桓公諸子皆以其母之次第為次第長衛姬班居第一無虧乃其子故首及之非以無虧為桓公之長子也使無虧果長管仲必無聽桓公舍之而立孝公為太子之理桓公卒豎刁易牙作亂無虧立而孝公出奔則宋襄伐齊而納之于義未為不可然春秋不書納子昭而只書伐齊且以突歸于鄭赤歸于曹之文例之當繼伐齊即書昭歸于齊而經又不書只書齊師敗績者此聖人筆削之義之所在也蓋王者既久不作天下之無伯非小故也宋襄之伯雖不過伯統

中之餘分閏位其事至無足道然聖人熟計中國之大勢以其時齊桓既没晉文未興中間一綫之所繫亦有不得不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者伐齊之役乃宋襄圖伯之始事也蓋宋襄之為人也量小而志大彼自齊桓創伯以來凡征伐會盟皆與其兵力既不弱于魯衛諸國而晉是時又多内難未遑外事故齊桓一卒彼即憪然而有代興之意其伐齊而納孝公也蓋以齊席九合之遺烈其嗣子若才諸侯必不舍

齊而事宋令幸其五公子爭立而我為出力以納其君則已之主夏盟也可以萬全故其事雖名為納昭而其意實在于爭伯聖人窺見至隱故止以伐齊書並不書昭歸于齊若宋之伐齊之敗皆絕無預于納昭之事者凡以著宋襄之欲繼齊桓而為盟主也胡氏乃謂聖人專以奉少奪長為宋襄罪亦淺之乎測聖人矣其書師救齊及狄救齊又以著宋襄之德與力皆不足以服人以致顯與為敵者之紛紛耳亦非

以救爲善如胡氏云云也春秋序戰例以受兵之國主兵此獨不言齊師及宋師戰而以宋主兵者春秋固記宋襄圖伯之始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師于訾婁狄師還按狄稱人先儒以爲進之非也二國同役不可云邢人及狄伐衛列序而狄以號舉于文不順故不得不人狄

若以襃貶之義求之必鑿而不可通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嬰齊何以名從此遂失國也與諸侯卒則名同蓋此君被執之後其嗣君將復見于經名見執者以别其嗣君也戎蠻子赤名義與此同然則晉人執虞公何以不名虞為晉所滅文宣以前滅國之君皆不名例也國滅嗣絶不必以名别之也故文宣以前史文殘缺滅國之君或名或不名聖人槩削之以歸于一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杜註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按曹南者曹之南鄙也非其國都故不以國地未必以不致餼之故曹不服宋亦不必以其不致餼為不服也三傳並無明文杜說恐不確

鄫子會盟于邾

杜註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按祭祀而至用人宋襄未必殘忍至此觀後戕鄫子亦出于邾則其用之于社也豈必宋之所使乎鄫子魯姻也舊史必詳其名而聖人削之者名者恒辭不名者正其為鄫子以著用之者之罪也若係以名則或習其讀而不之察矣

秋宋人圍曹

傳討不服也

衛人伐邢

傳以報菟圃之役杜註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陳桓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

齊杜註地于齊齊亦與盟按此盟齊亦在列而經不

序齊者蓋魯蔡陳鄭皆伯叔甥舅之國受桓公之賜

沒世不忘此固人情之所宜然者至楚則召陵誓師

南風不競雖滅弦滅黄齊桓亦坐視而不能救然終有所懼于齊迨桓公死而莫予毒楚之君臣可以彈冠相慶矣乃以南北海之遠亦不憚跋涉而來與此盟者是時楚勢日強因中國無伯遂有乘間代與之志而陳蔡與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故牽率而來名為不忘齊德實則專為楚謀蓋楚方狡焉思逞欲以此為主盟中夏之漸耳此時為齊孝者惟當以楚氛盆熾亟亟焉思所以扼其吭而拊其背者以卒桓公

未竟之志乃悦其甘言竟與二三友邦同引入于國都之内而與之為好若不知其有僭王之罪者聖人以是為楚與諸侯會盟之始而傷齊伯之不紹也故列敘諸國特沒齊不書使語勢趨下而大書其盟所之在齊聖人若曰是固桓公用之以著一匡九合之烈者也令乃與楚人刑牲歃血于其地乎蓋楚之主盟中夏聖心之所深惡者也故推原禍始而歸咎于齊令第將此盟于齊三字重讀而聖意自見此與襄

二十七年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會盟皆不序宋其義正同皆聖人之文所為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杜註地于齊齊亦預盟其意蓋謂聖經之所以不序齊者從可知故耳然僖二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宋其時宋方被圍不預會盟審矣而亦地于宋則地于齊何足以明齊亦預盟乎公及大夫會盟降等屈尊不書公例也或謂諱與楚盟亦非

梁亡

梁伯湎酒淫色好土功民先潰去秦因其潰而取之故以自亡為文公羊所為魚爛而亡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南門本名稷門所為圉人犖能投蓋于稷門是也僖公更高而大之故又名南門春秋惡其變古而踰制也故書

夏郜子來朝

鄭氏樵曰郜有南郜北郜取郜大鼎北郜也此南郜

五月乙巳西宮災

災必復作不書者春秋常事不書

鄭人入滑

傳滑人叛鄭而服于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傳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按狄

稱人丈當然耳說詳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下

冬楚人伐隨

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杜註為邢故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傳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按三國稱人皆大夫也先儒以為貶非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凡因會盟而執隣國之諸侯者必書某人此會執宋公獨不書楚人者或謂五國皆惟楚是從而心不服宋故執宋公者雖楚人即謂五國之人共執之可也其說非是楚人之執宋公其謀甚秘豈五國之所得預聞五國既不預聞其謀而春秋顧均坐以擅執宋公之罪恐聖人之斷斯獄不若是之頗也蓋春秋之

例凡接書一人兩事則覆書某人若一事而接書其首尾則不覆書會盟與執之事不類故皆覆舉某人以其為兩事也獨此會楚子挾詐而來其陽與為好者實欲出其不意而刼之於壇坫之上故其執之時即其會之時非會自會而執自執也一事故不覆舉楚人惟不覆舉楚人特著其為一事則楚子之以會為執者既有以見其深詭之機更非尋常之以勢力相凌暴者比而宋公之輕慮淺謀以楚之狡焉思逞

冒冒然竟墮其術中而為其所執所為愚而好自用者亦遂不待貶絶而可見矣

冬公伐邾

為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凡外諸侯之以事接于魯者若此類槩不書爵義不關乎其爵也此與齊侯來獻戎捷同而稱人稱爵異者彼則以禮相交而有降等屈尊之失此則以威相

脅而有恃强凌弱之心其事同而其情異故書法不得不異也宜申楚卿故以名見不曰宋捷者先儒謂為宋諱非也執宋公不諱獻宋捷而諱之乎蓋齊之獻捷重在戎以山戎之伐魯亦與謀也故書戎捷楚之獻捷重在捷彼只欲自雄其兵力耳故不書宋捷即此一字之增減而齊之以禮相交楚之以威相脅其情實遂顯然可見宜其為游夏所不能贊者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羊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者何公與謀爾也按諸侯被執返國例書其歸而不書其釋若以公與謀故則如三十年衛侯鄭之歸于衛亦公為之請矣何以不言釋乎蓋彼既書歸則其釋不待言此旋執旋釋並未抉與俱去不可以言歸也故書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按傳稱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審爾則當書納須句子矣而經止書取須句者蓋反其君而稍致其土

田之所入使之無乏而已不成乎其為納也故從恒

辭書取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故伐之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戰于

升陘我師敗績邾人得公胄懸諸魚門及不稱公不

書敗績諱之也

冬十有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馬按楚稱人先儒以為貶非也盂之會不貶而泓之戰乃貶乎殆遣大夫帥師而楚子特駐軍近地遥為之援耳三十年秦晉圍鄭稱人正與此同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傳討其不與盟于齊也棄孝公之立宋襄納之也以
怨報德豈人情乎蓋齊席桓公之餘烈孝公有志繼
霸齊之盟陳蔡楚鄭咸在而宋獨不與則其不度德
量力而急于圖霸之意早有以中孝公之忌而欲乘
釁而動也久矣既敗于泓遂從而伐之皆宋襄之自
貽伊戚耳于齊乎何尤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傳討其貳于宋也吳氏澂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考之經惟見陳之服于楚不見陳之貳于宋也今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朝楚而陳未朝即誣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不至于滅陳不已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伯爵故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至此年忽稱子二十七年來朝稱子自是以後皆稱伯至襄公二十九

年來盟又稱子或以為時王所黜此年及二十七年
不可知若襄公時杞方與晉親時王未必能黜之也
且滕為時王所黜自桓二年稱子後終春秋皆以子
稱杞則自文公後會盟會伐史不絶書皆稱伯其非
時王所黜審矣先儒以為棄周禮似得其實然有不
可槩論者按僖二十三年以前杞小而貧凡中國之
會盟皆不與雖以齊桓為謀杞而為鹹之會杞君亦
不在列則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次稱子以棄周

禮理或宜然至襄二十九年稱子則前後皆稱伯必無前後皆遵用周禮獨此一年而棄禮之理蓋是年晉合諸侯城杞又使魯歸所侵杞田魯怒其藉晉之力以逞志于魯故于其來盟仍援僖二十七年舊例特殺其饟牽之數而以子禮待之君既待之以子矣史安得不以子書乎諸侯卒必名且杞子魯姻也而其卒不名必以其國荒陋不足與諸侯齒故史遂失其名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頽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夏取櫟按鄭在畿内王所倚毗伐鄭必非王意觀是冬王出居于鄭可見若既伐之矣而又依之豈人情乎殆頽叔為叔帶謀將欲叛王故先以狄伐鄭耳左氏所傳恐不足信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德狄人立其女為后甘昭公通于隗氏王替狄女

頹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

于氾按出者自內而外之辭出而曰居者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也居于狄泉不言出者王本不在王城故

晉侯夷吾卒

傳卒在二十三年九月經後一年餘杜註文公定位

而後告顧氏炎武曰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

以上年之事為今年之事以新君入國之日反為舊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按惠公既卒圉立未久而秦師壓境倉卒之際未暇告喪故杜註謂文公既定而後告魯史從告故後一年餘非錯簡也顧氏之説恐不確其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者蓋春秋之初晉與諸戎雜處武公篡立享國日淺及獻公嗣位尤務蠶食一切中國之會盟自齊桓創伯以來晉從不一與故其赴

告甚簡而列國諸侯以不同盟故亦遂不與之講邦交之禮故傯諸之卒彼雖告喪而魯並不會葬魯既不會則列國之會葬者必寡訃而若弗聞也者國之恥也而彼又自揣此時之力尚不足以得志于諸侯故不特文公之入不告並惠公之入其不告已在先蓋以禮人弗答為恥而故不告以自全其體也然晉大國返國大事又不可不聞于諸侯也故惠公入而以殺里克告其告辭必致惠公之命則惠公雖不告

入而其入可知文入而以惠公之喪告其告辭必致文公之命則文公雖不告入而其入可知是告喪正所以告入也安得以不告入而告喪為疑然則告惠公之喪何不嫌諸侯之不會也彼不告于方卒之日者雖倉卒有所不暇亦正以諸侯之不會為嫌耳至文公定位惠卒已逾年矣逾年而後告諸侯五月而葬雖欲會已不及期故不嫌于不會也其後悼公之入亦不書蓋國家之事惟例是循殆視諸故府猶行

惠與文之故事歟至謂以新君入國之日反為舊君即世之年則誠有不安者按戴禮雜記篇載告喪之文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並不具卒之日月所以然者以赴文後必具月日如今官府文書必注月日于後古今當一例故赴文中不復言卒于某月某日也晉告惠公之喪于文公定位之日其去惠公卒時已遠且借此告文公之入必無追用惠公卒時月日之理而惠公卒時月日赴文中例不具此魯史所以書之後一年餘而杜

氏從告之說為得其實也然從告之說雖得其實而杜氏之意則謂從其赴文中所告卒之月日不知魯史從告實從其赴文後所具之月日也若謂從其赴文中所告卒之月日則以新君入國之日反為舊君即世之年無怪乎寧人先生以為非人情而疑其為錯簡矣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傳衛侯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

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廵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按春秋時滅同姓者多矣何獨于此而名之蓋衛嘗為狄所滅矣邢亦屢有狄難皆頼齊桓公為之合諸侯以存恤之城夷儀而邢遷如歸城楚丘而衛國忘亡不特同病宜有相憐之意即推齊桓之德亦不應操同室之戈遂至如此其酷也故諸侯不生名而于此獨名者蓋著滅邢者之非他人乃衛侯

燬也他人滅邢罪所同也衛侯燬滅邢則以覆亡之禍已之所身受者而加諸人聖人无惡其心之太忍矣故名之以別其人于凡滅國者耳豈曰貶之云乎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而配蕩氏以姑自逆婦而公下主大夫之婚非禮也故書

宋殺其大夫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子廹于陳而出奔楚故圍陳而後能納之不言遂一事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葬衛文公

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衛稱子者按公羊之例既葬稱子踰年稱公

左氏傳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二說不同然衛文公以令年秋葬至是而衛成稱子則公羊之說信矣以未踰年也杜註非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巳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傳尋洮之盟也望溪先生曰自文公以前外大夫會盟皆稱人而僖二十五年莒慶二十六年衛甯速皆名者蓋莒慶吾姻也故特書其名而衛甯速因例焉

按春秋文公以前外大夫會盟稱人者惟殷會衆盟

則然耳若專以事接于我則未有不名者如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是其例矣洮向二盟據傳稱衛人平莒于我是皆專以事接于我者安得而不名乎然則隱元年宿之盟八年浮來之盟宋人莒人何皆以人稱也殆年遠或史失其名或及盟者宋非卿而莒則小國之大夫非吾親姻例皆不以名見故稱人耳安得執彼而疑此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傳討是二盟也按會與衛盟而齊來伐者蓋以天下
諸侯當惟已是從不當私相盟會也與謀衛伐宋同
意侵稱人追稱師者人指其將而言追則自追其全
師非止追其一將而已
夏齊人伐我北鄙
按傳稱齊孝公伐我北鄙而經書齊人者蓋先使大
夫來伐而孝公特駐軍近地遥為之援耳故傳下文
即稱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杜註得之但齊人

不必徼者辨見隱二年莒人入向下

衛人伐齊

傳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魯數被齊師而力不足以敵之故不得已而乞師于楚春秋所以詳書于策者蓋齊桓既沒宋襄急于圖伯雖不度德量力不足以繼一匡九合之烈然猶能以攘楚為事不得謂非伯舉也至齊孝有志復伯乃

不能紹桓公恤災患畏簡書之意既與狄盟謀衛又秉宋之約而伐之至是又以魯與衛盟兩見侵伐以致魯僖向以荆舒是懲見頌于閟宫者一旦而降心相從以洩一時之忿魯則失矣然驅之而使合于僭王之楚者誰之罪乎故春秋據事直書一則曰齊人侵我西鄙再則曰齊人伐我北鄙乃繼之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比事屬辭而聖人筆削之義可見矣胡氏顧專以黨衛即楚為魯罪豈得謂之近情之論乎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名義見莊十年齊師滅譚下

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按楚師即伐宋圍緡之師書至者侈伐齊

之功故歸而告廟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稱子義見二十三年杞子卒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傳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傳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

按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左傳亦以為不敬劉氏炫曰春秋雖亂世而來朝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左氏誤紀為杞遂生不敬之說耳其說甚當但此年杞甫來朝而魯遽伐之與前事正相類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亂世相凌暴之事未可以常理論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稱人先儒以為貶者固失之又或謂傳稱楚子使

子玉去宋則圍宋者乃子玉故稱人其說亦未為得也人字使果指子玉則春秋書戰伐必不以大夫先諸侯此何以先書楚人乎按正義楚子初來圍宋原身親在宋及見晉之盛身始去之其說于情事極合惟楚子先在宋後乃去之故春秋要其事之首尾不稱楚子而稱楚人所謂人者兼其君臣言之原不專指子玉所以序于諸侯之上也下文公會諸侯盟于宋其時楚子尚在宋故前目後凡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諸侯兼楚子在內公與楚有好聞其圍宋故往會之必無不見楚子之理先儒或謂諸侯專指陳蔡鄭許四國君由不知上文楚人原不專指子玉也其説恐不確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

矣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按覆舉晉侯者侵曹既返而後伐衛兩事故覆舉春秋常文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弗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按殺大夫未有書其故者此書不卒戍刺之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公子買死非其罪不止為國體之所係而已稱刺者為內諱殺

也

楚人救衛

蓋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傳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宋人告急公曰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

衛之田以畀宋人按傳稱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經書執曹伯畀宋人葢傳聞異辭執曹伯承上入曹之文以入曹稱晉侯非稱侯以執也執諸侯大夫例稱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傳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

軫請私許復曹衛執宛春以怒楚公悅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己巳晉師陣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按楚人得臣也大夫將例稱人齊宋秦皆稱師將卑師衆也傳稱宋公齊國歸父殆傳聞異辭以晉及楚者春秋

內晉而外楚故以晉及楚不以楚及晉胡氏之說非傳有陳蔡而經不書者以兵屬右師也楚子入居于申蓋至是始去宋以避晉當未入申之先楚子原身親在宋也此圍宋之楚人所以序于四國之上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剛而無禮城濮既敗正名加誅非濫殺也惜不能制之于早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耳

衛侯出奔楚

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衛侯不名胡氏以為著晉侯之罪非也諸侯失國出奔而名者以有二君也無二君則不名後獻公郲伯不名與此同其無二君而名者去國而不返也諸侯卒必名去國而不返則以是終矣北燕伯欵蔡侯朱莒子庚輿邾子益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傳癸酉晉師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杜註踐土宫之庭按天子下勞不書諱之也王子虎莅盟不書不同歃也葵丘書會宰周公此不書會王子虎者傳稱盟于王庭自不得不以王臣莅之諸侯行會禮無在王庭之理所以不書王子虎者以王子虎莅盟不與會故衛子叔武從喪未踰年之例稱子者晉立之為君也

陳侯如會

杜註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春秋傳信之書王下勞不書而書公朝于王所則其實自不可掩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傳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

將沃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元咺出奔晉按諸侯返國例書復歸義具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下必名者既嘗失國矣復歸而目其人更始之義也歸于衛必書自楚者以三十年書衛侯鄭歸于衛蓋歸自京師也故此以自楚別之或曰大夫返國必書自諸侯何獨不然蓋諸侯返國其國乃其所自有雖出奔在外而義未嘗絕也不可與所奔之國暫時浮寄者相對舉故不

書自若大夫出奔則與其本國絶而于其所奔之國反有臣事之義焉一新一舊不嫌對舉故書自公子返國嗣位非有奉不書自與諸侯同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吳氏澂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為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故伯姬來以謝過

公子遂如齊

齊伐魯者再魯以楚師伐齊取穀至是晉文主盟中夏兩國不敢復相侵伐故魯使遂聘齊以講好而釋前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傳討不服也杜註討衛許按陳蔡鄭許皆從楚圍宋之役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

最小弱而猶不改圖故晉文為此會合諸侯以討之衛侯既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訴之也

天王狩于河陽

傳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桉晉侯之所以使王狩者蓋諸侯般見燕享餼牽之費不貲是時周室衰微物力匱絀故城濮戰後不難降萬乘之尊下勞會所以就諸侯之朝事雖失體然豈得已哉晉文亦知天子之以諸侯朝周為苦而下勞之事非義所安

故特諷令以狩為名蓋曲體天子之意而為之省經費非已憚于朝王而故移天子使就已也安得以後世之强藩悍鎮以臣召君者擬之左氏傳仲尼云云似未可信河陽即温也正義會指所在之地故言温狩是田獵之所故廣言其地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傳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按

此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而上書晉人下增一之字者盖之字指人而言執衛侯歸之于京師重在人盖欲王為殺之也故曰歸之于執曹伯歸于京師則重在京師也有禀命天子之意焉故曰歸于成二年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一書歸之于一書歸于與此同義稱晉人者志在于殺强天子以從我非不敢自專請命于天子者比故從恒辭稱人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侯返國例書復歸大夫則第書歸不書復此獨書復歸者元咺以臣訟君悍然不顧此一歸也將立公子瑕據有其國以與其君抗是雖不可從逆辭書入然使第書歸則與凡大夫之書歸者無别矣故特以復歸書葢同之于諸侯以示譏也書自晉者大夫返國必書所自史丈之常

諸侯遂圍許

諸侯即會温之諸侯為討不服而會一事也故前目後凡書遂者義見六年諸侯遂救許下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按曹伯名胡氏以為貶非也諸侯返國無有不名者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國葛盧杜註以為名按附庸之君例稱字此稱名

者介夷國或止有名而無字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也然雖不見公國賔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

兩事偶則以後事致例也會溫原為討許故不以會致而以圍許致按會溫致而盟踐土不致者蓋踐土之盟許不在列晉文將聲罪致討則盟踐土後必即告諸侯以伐許之事令各歸其國蒐乘補卒以待徵發是溫之會雖在冬而盟踐土後已有晉命歸將復

出故不以告廟也不告廟則不書至史之常文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傳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正義踐土及温二會鄭伯咸在而此會謀伐鄭者文公昔嘗過鄭鄭不禮焉城濮戰前鄭復如楚雖楚敗之後畏威來會晉以大義受之内實懷恨故謀伐之也按公及外大夫盟會第書及諱之也此有王人在列亦諱公不書者諸侯

不當與王臣共歃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亦諱公

不書是其例也王人據傳乃王子虎而稱人者以諸

侯之大夫皆稱人而王人因例焉文當然也

秋大雨雹

傳爲災也

冬介葛盧來

春來未見公故復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

故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元咺顯與君訟無人臣之禮不可謂無罪而書法若

此者亦原其事之始終而恕之耳

及公子瑕

殺叔武不書而書殺公子瑕者叔武之死前驅射而

殺之非公意也瑕已立而不據周顓治屋為文曰衛

弒其君瑕者瑕為元晅所立不成乎其為君也

衛侯鄭歸于衛

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

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轂王許之秋乃釋衛

侯按諸侯返國例書復歸復者復其國也歸者歸其

位也蓋對乎既之謂復對乎去之謂歸諸侯失國則

其國既矣故曰復諸侯雖失國然猶是諸侯也天子

無貶黜之文其位未嘗失也特去其位耳故曰歸衛侯鄭所以不言復者歸自京師也王者無外諸侯即不敢自外于天子諸侯而在于王所猶子而在于父母之側也國未失故不可言復其他如大夫歸不言復者國乃諸侯之國非大夫之國謂之歸其位則可謂之復其國則不可也其以惡者則曰入晉欒盈鄭良霄是也然公子返國雖不以惡而亦以入書蓋以公子出以諸侯入諸侯本非其位也故不可以言歸

言歸既不可非入無以屬辭也然則突歸于鄭亦歸于曹又何以不言入也既絕之于其國矣不言歸無以著其為鄭與曹之公子也衛侯朔入于衛鄭伯突入于櫟又何以不曰復歸也國本非其國位亦非其位以篡而得之者也故謂之入而鄭伯突之入于櫟又與衛侯之入于夷儀有同義焉皆非其國都也然突之復歸于鄭不書衛侯衎繼此即書復歸于衛此又名不名之所以別也凡此皆隨事立文至當而不

可易所為游夏不能賛一辭者歟

晉人秦人圍鄭

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鄭伯使燭之武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按晉侯秦伯稱人先儒以為貶非也據傳稱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函陵在今襄城縣氾南在

今中牟縣圍者環其城而攻之也然則晉侯秦伯特駐師近地遥為之援而圍其城者皆大夫也故稱人

介人侵蕭

張氏洽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出兵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自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之後王臣不至魯者幾六十餘年蓋莊僖之間王室多難未遑外事又

隱桓閒王亟加禮而魯不一報焉故王亦知空名不足以結魯而益怠也至是而復來聘者豈以僖公兩朝于王所而故以是寵之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歸重之意蓋著其本意原在聘晉因周公來聘故便道如京師以報之此聖人誅意之法也或以遂為即公子遂舍族者承上文從省不知春秋書法惟一事而接書其首尾則承上文從省如逆女以夫人至之類是也若兩事則未有不覆舉者如文八年公子遂會

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兩書公子未嘗單舉一遂字也則此為繼事之詞審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濟西田左氏傳分曹地也公羊傳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接濟西田不繫曹則其為吾故田也審矣取者據此為文强諸人以相畀而非其心之所願也若于人無所强則據彼為文曰歸

公子遂如晉

傳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啖氏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不吉則改卜稷牛以代之

而别以他牛為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
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牲不吉則
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卜牲時卜用未成
牲曰牛牲傷亦曰牛吳氏澂曰三卜不吉而至四卜
四不吉而至五卜瀆甚矣汪氏克寛曰周官四望蓋
望四方魯三望者蓋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而河在
魯北殺天子之禮也按魯僭郊禮先儒謂其所僭者
只祈穀之郊其說恐不確宣三年春秋明書春王正

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矣非魯僭冬至郊之確証乎又按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正與啖氏稷牛又死亦皆不郊之說合而彼傳以為非禮杜註亦以牛雖傷死當更改卜郊不可廢又與啖氏之說異竊意稷牛又死自應不郊但不郊而望為非禮耳觀經文猶字可見若如杜註謂郊不可廢則春秋所書四卜五卜亦皆可以無譏矣豈理也哉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求婦非禮也故書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吳氏澂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伯然豈以文公居狄久而狎之歟帝丘亦衛地左氏傳卜曰三百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杜

註不地者就狄廬帳盟按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

不主齊人書及此獨書衛人及狄盟者承上衛人侵

狄之文故以衛人主此盟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按左氏載秦伯納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甚詳

而春秋不書者不告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按滅而書入者

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二十八年公子遂之聘也遂聘齊已五年而後報者蓋聞晉喪而有爭伯之意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贊我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按春秋兩國會兵例不書及此獨稱及者並有功也晉

禦其上戎亢其下故能敗秦師非戎則晉雖角之而無犄之者矣杜註不同陣固非先儒又或謂並有怨則不書及戎與秦無怨惟晉命是從故書及其說亦不確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豈皆並有怨哉晉襄親將不稱晉子而稱晉人者伏兵掩擊與兩陣相對不同晉襄雖墨衰從軍必不親履險地也故稱人秦下

公羊無師字左氏穀梁俱有當從左穀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傳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傳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

伐之杜註魯亦因晉喪以凌小國

晉人敗狄于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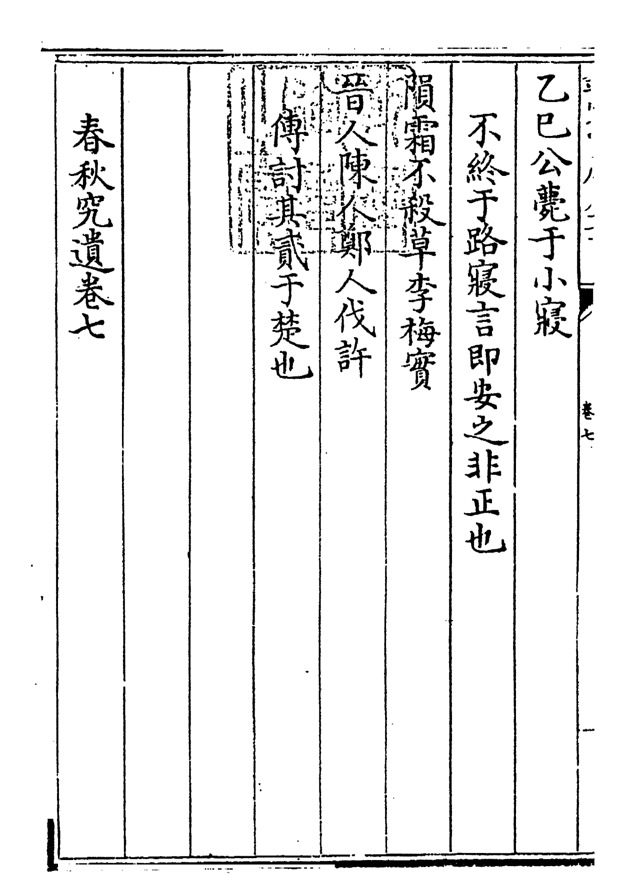
狄伐晉及箕晉師敗之郤缺獲白狄子吳氏澂曰秦

晉同圍鄭秦私與鄭盟而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

齊又圍衛而晉文從其冠中國蓋出亡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恵也令晉襄絀伯惟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焉曡衰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張氏洽曰比事觀之閒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按十年十五年如齊皆不致而此獨致者事久則習且彼來聘而此往朝有施報之義焉故不以為諱而告廟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不終于路寢言即安之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討其貳于楚也

春秋究遺卷七